

# 惊人的相似 深层的差异——希刺克厉夫和曹七巧形象之比较

作者：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大外部 贾春艳

**【摘要】**《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分别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虽然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人物，但他们身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透过作品表层，读者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在人性方面存在深层的差异。本文试从他们的悲剧人生入手，对两个人物形象加以分析和比较，以便加深读者对其形象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 希刺克厉夫；曹七巧；悲剧人生；人性

1847年，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出版了她的唯一一部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在近百年后的中国，张爱玲于1943年出版了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呼啸山庄》的主人公希刺克厉夫被一些评论家称为魔鬼、暴君。1848年6月，一位西方评论家就希刺克厉夫写了如下的评价：主人公是一个恶棍，十恶不赦，一无是处。同年10月，一位美国评论者也认为艾米莉“把豺狼虎豹的兽性凑和起来，创造出来这个半是畜生，半是魔鬼的主人公。”而《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由人变为性格乖戾沦为金钱奴隶的非人形象。本文将从他们的悲剧人生入手，对两个人物形象加以分析和比较，以便加深读者对其形象的深刻理解。

## 一、惊人的相似

《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两部作品不仅有作品认同上的巧合，在作品内容上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作品塑造了两个性格异化的人物——希刺克厉夫和曹七巧。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形成都有着某些共同性。

### 1、贫穷卑微的出身

希刺克厉夫(以下简称希)和曹七巧两人的出身和地位都很卑微。希是恩萧先生从利物浦捡来的野孩子，是个“肮脏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黑头发的孩子”。这样一个孩子在呼啸山庄中是不被接受的，受到恩萧妻子、孩子甚至佣人的蔑视。他虽然得到老恩萧无法言明的宠爱，却因此招来了辛德雷的嫉妒和憎恨，认为他夺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父爱。老恩萧去世后遭到辛德雷无休止的虐待。在这样的生存空间里，希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产生了极度的自卑感。曹七巧是麻油店里出来的女儿，这样的出身在富贵的姜公馆里是连下人都要耻笑的。曹家出于豪门姜家的丰厚财礼和与大户人家结亲的虚荣心，把七巧嫁给了姜家患有痲病的二少爷，而七巧的悲剧人生从此开始了。这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她贫穷的出身，正因为贫穷的出身才有了她畸形的婚姻，才有了姜家每个人的鄙夷。七巧不甘于这份蔑视，她开始用伶牙利齿和斗心眼来维护自己的基本地位和权力，而这些举动不仅没有改变她的地位，反而更招致了姜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鄙薄和厌恶。所以，贫穷的出身是曹七巧难以磨灭的印记。



毫无疑问,出身的贫穷注定了希和曹七巧的悲剧命运,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因此而带来的更大灾难还在等着他们。

## 2、痛苦无望的爱情

希和曹七巧都有对爱情的渴求,却双双丢失了爱情。希深深地爱着凯瑟琳(以下简称凯),而凯却因为世俗的物质追求嫁给了画眉山庄的继承人林淳,还单纯地以为“如果我嫁给林淳,我就能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并且把他安置在我哥哥无权过问的地方。”正是因为凯这肤浅的现实目的葬送了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

曹七巧也曾渴望爱情,却把一生都交给了一个得了骨痲整日瘫在床上的姜二爷,也曾寄希望于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而姜季泽却是一个浪荡公子,毫无真情可言。自此,她便与爱情绝缘了。

对于爱情的追求就这样在无形中远离了两位主人公,留给他们的只有挫败后的无限悲哀。

## 3、扭曲变态的心理

爱情的缺失两位主人公面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打击,生活对于他们已变得一无所有,所以他们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以复仇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一腔怒火,这种复仇是扭曲变态心理下近乎异化的复仇。

希在暴风雨夜出走,三年后,他重回呼啸山庄,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教唆辛德雷酗酒、赌博,渐渐地堕落成性,从而夺取了呼啸山庄,又虐待小哈里顿,剥夺他成为上流绅士的权利,成为他泄恨的对象。又娶了林淳的妹妹伊莎贝拉,为的是夺取画眉山庄的继承权。他强迫小凯瑟琳与小林淳结婚,顺理成章地又成了画眉山庄的主人。

曹七巧的复仇对象无形中落在了她的一双儿女身上。对儿媳的嫉妒,对众人的仇恨让她把儿子牢牢拴在身边,别有用心地挑拨小夫妻的关系,教唆儿子吸鸦片,缺少阳刚之气的长白就成了七巧复仇的牺牲品。对待女儿长安,七巧采用的是异曲同工的手段。她向女儿灌输“男人是碰不得的”,他们只不过是看中女人手中的钱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剥夺了女儿爱的权利、正常人性的发展:给长安缠脚破坏长安的读书生活,搅乱长安的婚姻。一双儿女就这样成了她复仇的牺牲品。

贫穷的出身,地位的卑微,爱情的渴求而不得,近乎异化的复仇,都展示着两个人物的共通之处。

## 二、深层的差异

虽然两个人物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但透过表层,他们在人性方面却显示出深层的差异。希和曹七巧相比而言,希更让人为之惋惜,他们存在着人性上的本质差异,希的本性是善的,而曹七巧却走向了恶的不归途。

### 1、灵魂的洗礼与丧失

从外在行为上看,希的复仇是残忍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对自己的复仇行动感到痛苦和矛盾。事实上希的复仇过程是他找回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灵魂经受了洗礼。出身的卑微、众人的蔑视、辛德雷的虐待、凯的“背叛”,使希迷失了本来的纯真善良,一步步走向复仇,一步步迷失自我。他的复仇达到顶点时,本应高兴的他却很痛苦,当他看到小哈里顿和小凯瑟琳在一起时受到了震撼,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凯瑟琳,他退缩了,放弃了仇恨,“我灵魂的喜悦杀死了我的身躯。”他的灵魂与行动终于统一了,他也不再痛苦了,他找回了自我,那个本真善良的“我”。所以,在希等待死亡的最后时刻,他是快乐的,他要和凯在一起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灵接受了洗礼,由脱离自我到自我回归。

曹七巧的复仇却使她彻底的丧失了人性。出于对金钱的占有欲,曹七巧处处提防别人,儿女成了她复仇的牺牲品。曹七巧从心灵上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复仇行为是丑陋的、可耻的,因而也就更没有痛苦而言,大概是在寻求自己的一种快感,而她为什么会有这种快感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盲目与蒙昧的复仇更可悲,也更残忍。她的人性彻底丧失了,完全迷失了



自我,而且越陷越深,还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

希和曹七巧最初都是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他们都经历了复仇,经历了偏离自我的过程,希在偏离轨道后又醒悟了,找回了自我,接受了洗礼,而曹七巧却越走越远,失去了本真,踏上一条不归路。这恰恰体现了两人在人性上的本质差异。

## 2、爱情的永恒与终结

由于出身地位的低微,在呼啸山庄里,希一直生活在鄙视和虐待中。但奇怪的是他与这家的小姐凯自小亲密无间,两人在本性上如出一辙。两人一起在山间游玩、谈心,渐渐地萌生了爱意,凯成了他生命中的唯一,换句话说他把爱情放在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位置。希一生都没有放弃对凯的爱,正是他信奉的这份爱情化解了他心中的仇恨,最终使他与凯的灵魂重聚,这才是真正永恒的爱情。

曹七巧的爱情却在人生的中途夭折了。她也曾热烈的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年轻时曾同一个屠户恋爱过,不过那太短暂了。进了姜公馆,也曾希望与小叔子季泽建立秘密的爱情,也曾想:“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 and 季泽相爱”,自责归自责,这只是瞬间划过脑际的想法而已,爱情在金钱物质面前变得那么苍白无力。曹七巧在爱情受挫后就彻底放弃了,自此,对爱情的向往转化成了对金钱的欲望和仇恨的膨胀。

不同的爱情哲学决定了他们对爱情的选择与抛弃,也决定了他们看似相同实则迥异的人生旅途。

## 3、周围人的关爱与排斥

希似乎是仇视每一个人,可他却得到了小哈里顿和丁耐丽的爱。哈里顿作为仇人辛德雷的儿子,希剥夺了他继承呼啸山庄和受教育、成为上流绅士的权利,使他成为一个粗暴、邋遢的仆人,哈里顿却一直维护他,希死后,哈里顿是唯一真正难过的人,“他整夜坐在尸体旁边,真挚地苦苦悲泣,他握住他的手,吻那张从来都不敢注视的讥讽的残暴的脸。”对于丁耐丽,这个侍奉两代主人的仆人,希在内心深处也是尊重的。

曹七巧的生活中迎来的却是众人的排斥,“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生命中未得到一个人的认可,也是人生的失败与悲哀。

人不能离开他的生存环境而独立存在,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认知对方,同时周围人对自己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希能得到小哈里顿的爱戴和丁耐丽的同情,足以证明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而曹七巧用仇恨换来的却是更大的仇恨,寓示着她人性的缺陷。

从对《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中两位主人公的对比和分析中可以看到两位作者对人性的揭示是强烈而又深刻的,展示了人在生存困境状态下的人性本身,希刺克厉夫和曹七巧的情感变化也只有像艾米莉和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才能把握得如此真切,如此细腻。两位主人公的人性差异也与两位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态度有关。《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以它震撼人心的故事情节和独特艺术魅力展现着它的爱恨情仇,展现了不同的人生哲学,激励着我们对于人性的思考,令人叹服!

参考文献:

[1]R.Crump,Charlotte and Emily Bromte:1846--1915

[2]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英汉对照)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3]张爱玲 张爱玲精典作品集[C].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

[4]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作者简介】

贾春艳,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大外部教师,安徽大学在职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和英美文学。

